

平定兩金川軍需例案

上卷四

平定西金川軍需創案

李鴻章

告成太學碑文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為立言。而德與功皆賴言以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言之時義大矣哉。然傳德之辭。直而寡。傳功之辭。費而多。直而寡者。不因文而德自見。二典三謨。經世立教是也。費而多者。必因文而功乃明。周誥殷盤。佶屈驚牙是也。吾嘗讀韓昌黎平淮西碑。益惡此言之不爽。何則。彼其藩鎮乃家奴之類。慙慙困循。以致宛成敵國。削而平之。是宜引

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賴昌黎之文幾與江漢常
武同稱考定然有識者固知其辭貴而多飾而不知
憲宗之愧與弗愧耳今之平定金川之文不可類於
斯乎解之者曰逆酋羈縻徼外非若淮蔡之為中土
元濟之為世臣也吾則以為既已受職為土司則是
我臣而其地近接成都遠連衛藏則是我土我土我
臣而橫生逆志蠶食隣封將欲大有所為弗勦而滅
之則四三川將不能安枕茲雖歲事與平淮蔡擒吳

元濟何以異。故宜引以為愧。而不可炫以為功者。以此。金川之始。見於己巳告功之文。茲不復記。記其復叛而復征。則其陰謀負恩。已自戊寅年始。蓋戊辰之師。寔緣其跳梁不靖。而師既臨境。彼即窮蹙乞降。遂以赦罪。頒師。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即革佈什咱構釁。又四年。遂與綽斯甲布及三襍谷為敵。而逆子索諾木克悖益甚。自恃地廣人衆。力強。與各土司構兵。訖無寧歲。故各土司皆畏之如虎。而以勢分力散。又莫

能如之何。余以為業已受降，不宜復加兵。且蟻鬪蠻
觸，不足以勞王師。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隨宜彈壓，令
弗越內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
欲息事而每示寬，逆酋轉以為無足懼，而日益逞其
計。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則與索諾木水火相仇，
繼則狼狽為奸。於是索諾木計（三）殺革布什咱土司
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敕以歸。而僧格桑亦侵佔鄂克
什地界，且發兵圍其土司色達拉之官寨，期於必取。

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發兵之請。是役也。或咎阿爾泰依違誤事之過。而余則以為阿爾泰之過。皆余之過。蓋金川因其地險衆悍。久蓄異志。是以有殺至維州橋之謠。維州本漢徼外羌冉駹地。蜀將姜維征羌駐此。築壘。後因名為姜維城。唐武德初。因其地置維州。屢叛屢復。廣德中。陷吐蕃。號為無憂城。遂屢入寇擾。大中時。始復內附。五代時。蜀三州內徙。改縣曰保寧。宋景德初。改曰威州。元至元間。

以州治保寧縣並入。明洪武初於州境析置保縣。

本朝雍正五年省（四）威州入保縣屬茂州。今其地尚有維州橋之稱。而促浸番人以殺至維州橋播為謠曲。似係聞吐蕃舊事妄冀效尤耳。

則其不忘內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師深入屢勝頗不宜赦。（五）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誤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亂以及逆子踵其蹟皆不及發兵問罪惟令地方大吏隨宜處置又屢誤也。以致尾大不掉終

於興師。故余不咎人之議為窮兵黷武。而轉咎己之類於姑息養盜。蓋中國之制外域。（六）張撻伐則彼畏而斂跡。主和好則彼輕而生心。漢唐宋明之覆轍。率可鑒也。若謂余窮兵黷武。則余賴

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萬餘里。豈其尚不知止足。而欲滅蕞爾之金川。以為揚赫濯紀勲烈之圖哉。雖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矣。然費帑不及三千萬。成功不過五年。今兩金川小寇。地不逾千里。人不滿三

萬戶而費帑至七千萬成功亦遲至五年則以跬步
皆險番奴效命死守故得遲至今日而我將軍阿桂
立志堅定決機明敏兩副將及叅贊領隊諸臣同心
合力各軍士敵愾奮勇凡經大小數百餘戰而後成
功視平伊犁定回部費力轉不啻倍蓰設非

天恩助順衆志成城則金川未易言滅(國威)或致少
損矣是不可以不記觀斯文者尚諒余懷慚悔過之
不暇知非稱功誦德而為言其底幾乎繫之以辭用

誌始末云爾。

小金禍首曰僧格桑。兵救鄂什。

白稱沃日。今定為鄂克什。急呼則鄂什也。

竟抗顏行。

僧格桑庚寅夏與鄂克什土司構怨。稱兵。阿爾泰董天弼親往誠諭。奏（云）稱逆首遵教退歸。亦遂釋而不問。未數月。復圍鄂克什。辛卯夏。阿爾泰乃遣兵護鄂克什。而逆首亦遂（云）與官兵交戰。

督臣提臣每事遷就。知弗勝任。將軍別授。

阿爾泰等名為進兵。仍思遷就完事。因諭溫福由滇赴川。經理軍務。且命桂林馳往視之。辛卯冬。因阿爾泰始終遲疑玩悞。遂罷其職。而以溫福代為大學士。授定邊將軍。由西路督兵進攻。其四川總督則令桂林代之。統兵征勦南路。

攻破巴郎。

向訛為班爛山。今改。

直取達圍。進取資哩。數月克之。西路夾擊。遂得美諾。
鼠竄狼奔。金川助惡。

溫福初至西路。即策勵將士。攻克巴郎拉。乘勝
直取達圍。進攻資哩。數月而攻之。繼命豐昇額
為副將軍。同溫福進剿。賊尋退還木欄壩。我兵
進抵路項宗。桂林在南路。其始頗合機宜。連破
約咱卡了諸寨。并復革布什咱侵地。尋為宋
元俊所誤。致有墨龍溝之失。桂林匿不上聞。為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阿爾泰所劾，因即罷斥，而令阿桂為副將軍，赴南路，代領其兵。南路自達烏至僧格宗，皆峭壁懸崖，碉卡林立。阿桂董飭官軍，勵勇摧堅，深入其阻，乘勝進搗，美諾賊巢。壬辰十一月，遂克之。溫福亦攻克明郭宗，至美諾與^(十一)阿桂會，復督兵攻取布郎郭宗，逆首由僻徑竄入金川，擒其父澤旺解京，乃傳檄撫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悉平，而金川逆首索諾木復敢黨惡，拒命。

因移兵共勦之。

既平趙拉

小金川番語本名

遂討促浸

即小金川番語名

雪多境險奏功以

沈_(十三)

奏功以沈賊更遮卻綠營怯懦過賊

辟易。

攻

_(十三)

勦促浸之兵溫福由功噶爾拉阿桂由當

噶爾拉分兩路并

_(十四)

進功噶之前為卡撒了口

賊築碉斷徑不能進遂別由昔嶺繞攻而碉堅地險兼多雨雪攻之半年雖屢得賊卡終未扼

其要害緣營兵既畏葸溫福又不善調度以二萬兵散佈各卡防守遂以分而見單賊窺其罅隙於癸巳六月遣番衆數百由間道潛出煽誘趙拉降番復叛董天弼庸懦失守為賊所戕賊益^(五)猖獗擾溫福後路直侵大營綠營兵衆先潰將率戰沒者多溫福率親兵與賊^(六)搏戰亦遇害趙拉之地復失逆酋等罪大惡極愈不可寬矣。

兵既無能，將又失算。豈如南路全師而返。

阿桂在當噶，軍律明而士心固，賊不敢犯。然木果木有事之後，當噶亦難獨駐。遂整勵兵衆由南路全師而出。

重調勁旅，吉林索倫健銳火器，其心忠純。

前已簡派八旗兵三千，令赴川助勦。為溫福等奏止。使木果木軍營有滿洲兵在彼，(十七)則綠營得所依恃，亦不致倉皇潰竄。是其事仍由溫福